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文集

(下)

张勋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K-1830.0101)
www.sciencep.com

ISBN 978-7-03-038124-8



定价：420.00元

《番社采風圖考》考述

我國臺灣省的高山族，舊稱「番族」，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少數民族之一。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二十世紀初以前，一部分人尚處在氏族部落社會的原始階段。他們的種種「殊風異俗」，很早以來就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見聞所及，或零星雜記，或專著成書，給我們記錄了大量極可珍貴的社會發展歷史資料。在現存的有關文獻中，十八世紀成書的《番社采風圖考》，是一種很突出的專著，具有相當高的科學價值。遺憾的是此書在國內迄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引用的人不多，在許多方面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模糊認識，甚至連書名本身有時也弄得含混不清。今特草為此文，作考述評介以呈學術界指正，以供系統整理此書之參考。

一、《番社采風圖考》的成書和《臺海采風圖考》、《臺海使槎錄》

本書作者六十七的事跡，文獻很少記載，有者亦極簡略。查清代各種傳記著作，僅李氏輯刊《國朝耆獻類徵》卷一百三十六，諫臣四有「六十七傳」，完全根據錢保的《雅頌集》材料記載了這樣三十五字：

「六十七，字居魯，滿州人，官給事中，有《遊外詩草》、《臺陽雜詠》、《臺海番社播風

圖考》、《西域聞見錄》。”

臧勵榘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之“六十七”條，未注明材料來源，文字與此全同，書名之誤亦因仍未改，當係據以轉錄。《藝海珠塵》本《番社采風圖考》，書名之下“六十七纂”注云：“六十七，字居魯，滿州旗人，官吏科給事中。”根據《番社采風圖考》范成序、作者自序和乾隆年間所修《臺灣府志》的材料，六十七當於乾隆八年去臺灣作官，至十一年後始離任，其間參加過修《臺灣府志》的工作。蔣師範《臺遊日記》講到，在他光緒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所翻閱過的六十七著作中，還有《使粵聞情》一卷，這是我們在前面提到的材料中所沒有的。

《番社采風圖考》一書，現在流傳的各種本子皆作此名，上引《國朝耆獻類徵》、《中國人名大辭典》作《番社播風圖考》，“播”字乃“采”字之誤，無庸多論。四十年前郭伯璽先生作《臺灣番族考》一文，載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之《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屢引此書，或稱《臺海采風圖考》，或稱《臺海采風圖》，由於不考本書撰作情況，張冠李戴，把本來是另外一部書的名稱加在了本書之上，並以“齊諧志怪”之書目之。先生史學名家，影響所及，不可不辨。范成在給《番社采風圖考》所作的序文中說：“甲子（乾隆九年）冬，余奉命巡視茲土。……同事董門六公，博物洽聞，留意於絕俗殊風，既作《臺海采風圖考》，俾余跋其後，復就見聞所及，

自黎人起居食息之微，以及耕鑿之殊，禮讓之興，命工繪為圖若干冊，亦各有題詞，以為之考。”顯然，《臺海采風圖考》是六十七所著《番社采風圖考》以外的另一部書。在前函提到蔣師範《臺遊日記》所記光緒十一年所閱書中，除《使粵閒情》而外，尚有“《臺海采風圖考》一卷，《番社采風圖考》一卷”，皆白麓六十七著”。《臺海采風圖考》一書，過去僅有單刻本行世，不像《番社采風圖考》那樣，除單刻之外同時尚為數種叢書所收錄，其流播亦遠不及後著之廣。以至清末以後，知道在《番社采風圖考》之外還有一部《臺海采風圖考》的人似乎並不大，多，《販書偶記》正、續編所收，也只有《番社采風圖考》而無《臺海采風圖考》。直到解放後有人同時覓得二書重印，猶未引起應有的注意。《文物》一九五九年八期七十七頁《文物工作報導》欄刊載“中國書店收集到許多珍貴書刊”一文報導：該店最近半年內所收的學術研究資料中，“近代史料書有《番社采風圖考》、《臺灣采風圖考》同為清居魯撰，嘉慶間刊，記述了兄弟民族的風俗習尚和物產”。同年之內，北京中國書店便同時出版了《番社采風圖考》一卷和《臺海采風圖考》二卷的油印線裝本。得窺原本，使我們對《臺海采風圖考》的內容及其與《番社采風圖考》之間的關係有了清楚的了解，對《番社采風圖考》的撰作情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臺海采風圖考》二卷，前有乾隆十一年六十

七自序，後有乾隆十一年六月范成跋，正文八十九條，每條皆有題目，除二條記風景，九條記風俗而外，均為記蟲魚鳥獸、花木蔬果等動植物方面的內容。自序云：「乾隆癸亥（八年）冬，余奉天子命來巡斯土，……問及採方問俗，物產之異，種種怪特，多中土所未見者。始信區宇之廣，其間何所不有。公餘之暇，即黃侍御玉圃《使槎錄》所繪物產，間以己意為增損，作《臺海采風圖考》一卷，……棄諸行篋，歸質於京華博雅君子，或亦有以迪寡昧而廣集益也。」《臺海采風圖考》主要是記臺灣地區的各种物產。而《番社采風圖考》范成序稱：「同事黃門六公，博物洽聞，留意於絕俗殊風，既作《臺海采風圖考》，俾余跋其後。復就見聞所及，自黎人起居食息之微，以及耕鑿之殊，禮讓之興，命工繪為圖若干冊，亦（一本作并）各有題詞以為之考。」《番社采風圖考》則是專記番族人的各種社會風俗習慣方面的內容，其成書在《臺海采風圖考》之後。應當指出，中國書店油印本《番社采風圖考》，書後附有乾隆十一年莊年近四百字的跋文。跋云：「乾隆八年，天子命黃門六公，來撫視茲土。公……問又出其退食之餘所著《采風圖考》二卷示余，令跋其後。竊思周公作《王會》，紀渠梁鼈犬，康人桴鼓之屬。唐貞觀間，外國獻善提木、鉢羅花、拔蘭鹿、金卵雞、活縛蛇諸物，有異於常者，皆詔所司詳錄之。況烏譯陳德，狼群獻功，足徵賓庭之盛，矧乎統區

外為區內，隸外當以為內氓，種種物類之殊，民俗之歧，安可無以誌之，俾傳播於無窮。夫陳詩納賈，皇華之選也；采風布政，星軺之任也。齊其政教而不易其俗之所宜，牖民孔易，為之作新而漸摩之，使底於德一而風同，端有賴於此焉。豈同炫奇誌怪，徒誇大宛之葡萄、玳竹，西國之璽膠言光已耶？則覽是圖者，不可不知公微意之所在也。”其中雖然也提到“民俗之歧”，但並沒有具體地講，主要是講“種種物類之殊”。《臺海采風圖考》內容絕大部分是講物產，但有九條是講風俗方面的，而《番社采風圖考》則只講社會風俗，沒有一條是專講物產的。此外，《臺海采風圖考》為二卷，《番社采風圖考》僅有一卷。無論從內容性質或卷數考察，此跋所述均與《臺海采風圖考》相吻合而與《番社采風圖考》不符。此跋見收於《乾隆臺灣府志》卷二十二，藝文志三，記類，題為《記采風圖後》，僅個別單字小有出入。這種出入，明顯是在鈔刻過程中形成的。此跋之附於《番社采風圖考》，僅見於中國書店重印一本，其餘各叢書本皆無。顯然，此跋原本附於《臺海采風圖考》，不知何時誤移於《番社采風圖考》，想亦係不知《番社采風圖考》之外尚有《臺海采風圖考》者所為。

查《乾隆臺灣府志》卷二十二，藝文志三，序類，收有：巡臺給事中六十七（滿州人）“所撰《臺灣采風圖序》”一篇，文字與上述中國書店重印本“

「臺海采風圖考」六十七自序絕大部分相同，僅末尾部分有所出入。「府志」所收，無「乾隆十一年仲春白麓六十七書於使署之佩蘭亭」字樣。另「公餘之暇，即董侍御玉圃《使槎錄》所繪物產，間以己意為增損，作《臺海采風圖考》一卷（按當為二卷之誤），非以誇奔瀚海湧之川，讚崑崙決渾之野，謂極世間險怪環偉超曠之觀，凡以物土所宜，風俗所尚，……」。「府志」作：「公餘之暇，即其見聞可據者，令繪諸冊若干幅，雖不能殫其十之二三，而物土之宜，風俗之殊」。二序內容雖然大部相同，但從其異處可知原本冠於二不同之書，惟此二書有至為密切之淵源關係。了解這一點，對於我們弄清「臺海采風圖考」的成書情況是大有幫助的。六十七之記臺地物產，最初是「即其見聞可據者」，竟人繪成圖冊，是為「臺海采風圖」，或稱「臺灣采風圖」。「府志」所登一序，當即繫諸此本者。其後，又在「臺海采風圖」的基礎上，參考「董侍御玉圃《使槎錄》所繪物產」，增刪內容，再按圖作考說，是為「臺海采風圖考」。因「圖考」內容大部分仍與「圖」相同，故新書之序僅就「圖序」稍作改動即可。今所見附於「臺海采風圖考」一序，原本即修改「臺海采風圖序」而冠於此者。所謂「董侍御玉圃《使槎錄》所繪物產」，是指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一書中的物產圖部分。

黃叔璥，《清史列傳》卷六十七、《國朝耆獻類徵》

卷二百九、《國朝光正事略·大清畿輔先哲傳》卷四、《清儒學案小識》卷十一等文獻中，都有他的傳記。據記載，他是順天大興縣（今北京通縣）人，字玉圃，號篤齋，為黃昆圃之季弟。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公元一七〇九年）中進士後，曾官太常博士、戶部雲南司主事、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及稽勲員、湖廣道御史……等職。『記聞博洽，晚歲尤究心先儒書。』曾取孫承澤《增訂陳書字義》及陳北溪《字義》、程達源《字訓》為《廣義》三卷。他著有《近思錄集注》、《慎終約編》、《既倦錄》、《南臺舊聞》十六卷、《南征紀程》一卷、《中州金石考》八卷。『曾於康熙六十一年（公元一七二二年）以御史之職巡視臺灣，雍正元年任滿後特留任一年。巡臺之際，『暇考其地攻守險隘、控制機宜，著《臺海使槎錄》八卷。』《臺海使槎錄》八卷今存，包括《赤嵌筆談》四卷、《番俗六考》三卷、《番俗雜記》一卷，（在前面提到的翁伯贊先生那篇文章中，把《赤嵌筆談》等部分視為《臺海使槎錄》以外之書，且不知黃玉圃即黃叔墩，這是應當修正的）其中記述臺灣土風物產文字占了很大的篇幅。《臺海使槎錄》卷四，赤嵌筆談，雜著云：『余巡歷所至，見臺地花果有內地所無者，命工繪圖，得二十餘種，余為考其種類，辨其色味以識之。或曰：此可作《埤雅》、《爾雅翼》外紀。』《臺海使槎錄》一書的完成，五十年代農業出版社出版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學院中國農業

遺產研究室編《中國農學遺產彙集》，在《油料作物》、《糧食作物》……等部分中引用此書時，都注明是在公元一七二二年，即康熙六十一年。但細查原書，在講到具體年代時，有五處提到雍正元年（癸卯），即公元一七二三年，更有一處提到雍正二年（甲辰）四月。此書之成，最早不會早過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四月。黃叔璥之記臺地物產，是先收集材料，找人繪製成圖，然後再寫考說。六十七之作《臺海采風圖》與《臺海采風圖考》，完全是仿照黃氏的作法。范成、莊年序跋屢稱六十七為「黃門六公」，是其本為叔璥門生，受其影響，這也是很自然的事。《使槎錄》所繪花果禽蟲物產圖「二十餘種」，今所見《臺海采風圖考》二卷，在七十二條記物產的文字中，引文標出書名者計《臺海使槎錄》有「水沙連茶」、「蕭胡木」、「龍蝦」、「海翁魚」、「海龍」、「海馬」、「白鳩」、「鴉片」等八條，《赤嵌筆談》者有「烏魚」一條，皆應因於《使槎錄》者。其餘各條俱未言引據叔璥，雖不必盡未襲其書內容，但大部分應為六十七所新增，這是肯定的。

《臺海使槎錄》記臺地風物，屬於社會風俗方面的遠比物產方面的為多。雖然文中沒有像命工繪花果圖二十餘幅那樣明確講到風俗部分是召繪製成圖的問題，但在卷八，番俗雜記，附題詠部分有呂謙恒《題同年黃玉圃番社圖》詩云：

九重梁汭使臣知，萬里蠻荒跼蹐時。耳

月全開天海外，土風盡入竹枝詞。”

又陸榮桓《題黃守御番社圖》詩：

‘日麗中天萬國環，八埏風俗版圖間。誰
言黑齒雕題遠，只在麟州小水灣。

清時絕島似仙鄉，密菁深林化日長。捉罷
野牛還捕鹿，閒來飽啜夜春糧。’

這三首詩都是給黃叔墩命工繪製《番社圖》冊所作的題詩。呂詩和陸詩的第一首，是在說明所圖‘社番’的少數民族性質和地理位置，陸詩的第二首便正式涉及到了圖冊中的若干具體內容，如捉野牛、捕鹿和夜春糧，顯然都是一幅幅風俗圖的題名或主題。所以，在《使槎錄》中除了關於物產方面的《臺海采風圖》之外，還有專繪臺地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番社圖》。在范成《番社采風圖考序》中，沒有講到六十七此書與《使槎錄》有無關係。但《番社采風圖考》成書是在《臺海采風圖考》之後，仔細分析，范成所謂的六十七‘就見聞所及，自黎人起活象鼻之微，以及耕鑿之殊，禮讓之興，命工繪為圖若干冊，以為之考’，實際上也和《臺海采風圖考》是在《使槎錄》所繪物產圖的基礎上‘以己意為增損’而成的情形完全一樣，就《使槎錄》中所繪《番俗圖》，根據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增刪內容考說而成。《使槎錄》明確講到黃叔墩命工繪圖屬於物產方面的有‘二十餘種’，沒有說屬於社會風俗方面的有多少。但在卷八，番俗雜記，附題詠部分，載有

黃叔璥本人的《番社雜詠》二十四首，在每首之末各附二字題名，計有：「文身」、「作室」、「種園」、「禾間」、「畫織」、「夜舂」、「捉牛」、「射魚」、「捕鹿」、「採採」、「社餉」、「互市」、「樹宿」、「哨望」、「鬥捷」、「嘴琴」、「鼻簫」、「迎婦」、「浴兒」、「讓路」、「渡溪」、「會飲」、「漢塾」、「賽戲」，前面引到的陸榮廷《題黃侍御番社圖》詩之二中的「捉野牛」、「捕鹿」和「夜舂糧」，正好就是這當中的三個題目，只是由於入詩的關係，有者不得不增加一字。由此我們完全可以判定，這裏的二十四首黃叔璥《番社雜詠》詩，也就是他分別在每幅《番社圖》上的題詩，同時還可以判定《使槎錄》中的《番社圖》的數量就是二十四幅。這個數字，與專繪物產的《臺海采風圖》「二十餘種」是一致的，當屬有意安排。查《番社采風圖考》四十八條，列黃叔璥詩者有：「乘屋」、「文身」、「會飲」、「番戲」等四條，均為上述《番社雜詠》詩二十四首中所有，六十七書中之此四幅內容當襲黃氏《使槎錄》中的《番社圖》，這是不成問題的。我們把《番社采風圖考》和《番社雜詠》的內容和題目全面進行仔細對照，發現除此四條之外，其餘二十條全部相同。也就是說，《番社雜詠》所附之二十四幅《番社圖》內容，全都可以從《番社采風圖考》中找到。我們把兩書這一部分的題目列成如下對照表，這個情況便可看得更加清楚。

附表一：《番社采風圖考》與《番社雜詠》題目對照表

《番社采風圖考》題目 (按原書順序排列)	《番社雜詠》題目(按與前 書中相當的題目對照排列)	《番社采風圖考》中引詩與 《番社雜詠》中詩相同者(以△符號表示)
歸 化		
社 師	漢 塾	△
開 圳	種 園	
耕 田		
插 秧		
刈 禾		
瞭 望	哨 望	
收 倉	禾 間	
舂 米	夜 舂	
織 布	晝 織	
製 酒		
築 基		
乘 屋	作 室	△
送 花		
口 琴	嘴 琴	
議 昏		
贅 婿	迎 婦	
沐 兒	浴 兒	

乳	兒		
布	牀	樹	宿
穿	耳		
箍	腹		
文	身	文	身
鑿	齒		
戲	毬		
鼻	簫	鼻	簫
鬥	走	鬥	捷
射	魚	射	魚
種	芋		
砍	木		
抽	藤		
獵	禽	捕	鹿
服	牛	捉	牛
完	餉	社	餉
公	廨		
採	實	獮	採

會	飲	會	飲	△
番	戲	賽	戲	△
渡	溪	渡	溪	
遊	車			
舢	舢			
轍	轆			
浴	川			
淘	金			
藤	橋			
雞	距	互	市	
讓	路	讓	路	
巡	社			

在表中我們確定《番社雜詠》中的某題相當於《番社采風圖考》中的某題，除了二者文字完全相同或題意相同之外，主要是根據正文的內容作出判斷的。例如《番社雜詠》中的「禾間」和《番社采風圖考》中的「收倉」，如果只從題目本身的文字考慮，很難判斷二者之間的關係。但從正文內容進行比較，「禾間」云：

「小樓貯粟號「禾間」，刈竹編茅蓋自間。應識名禾知本計，可專飲血事搜山。」

完全講的是如何將糧粟收貯於倉的事，取詩首句所言倉名“禾間”以為題。而在“收倉”題下載曰：

“收成後，於屋旁別築貯穀之室，圍以竹簾，覆以茅苫，連穗剝而懸之，令易乾，名之曰‘禾間’。其粟名‘倭’，粒大而性黏，略似糯米，蒸熟攤冷，以手掬而食之。”

實際上仍然和上述詩中講述的內容完全一樣，並且也講到了“禾間”一詞，只是命題時不以此名，而系總括其主題以名之。因此我們可以很準確地判定其為同一畫面之說明詞。又如《番社雜詠》“互市”之與《番社采風圖考》“雞距”，也是同樣的情況，單從題目本身是無法判明二者之間的關係的。比較其正文內容，“互市”云：

“獸皮時出內山深，互市傳來直至今。莫道漢人曾未到，熟番有路敢探巡。”

“雞距”條雖然很大一部分是講的“雞距番”的生活情形，但其中有如下描述：

“……其巢與雞籠山相近，無路可通，土人扳藤上下，與之交易，一月一次，雖生番亦懾焉。”

這和前列詩中所講的內容是相符合的，所叙畫面應相同。由此可知，《番社采風圖考》中《番社雜詠》所無之二十四條，完全是六十七獨自“就見聞所及，……命工繪為圖若干冊，……以為之考”者。其餘二十四條，則系六十七就黃氏二十四幅《番社圖》及